



三、一条害怕艰苦，逃避革命的赖皮狗

一九四五年春，正是伟大的抗日战争，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，也是人民公敌“蒋该死”，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，再一次把内战的灾难，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前夜。面临着这样的形势，当时在延安的革命干部和革命青年，根据党和人民的召唤，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明的方向，不畏艰险，不怕牺牲，一批又一批的奔向了各个革命战场。他们同敌人浴血奋战，前仆后继，创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。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，他们无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。

“皇太子”布赫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于延安民族学院毕业。布赫当时身为学院中一个班的班长，学生会主席，党支部书记（他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岁时就被高岗反党集团分子，后为内蒙伊盟的走资派郝文广拉入党内），本应当“身先士卒”，投入革命的实际斗争，接受锻炼和考验。然而他的态度却恰恰相反。

布赫这个地主阶级孝子，成吉思汗的贤孙，在革命需要他的时候，却被炮火纷飞的抗日战场，进行着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艰苦环境，吓的缩成一团，魂不附体，不敢接受组织的分配。而是“急中生智”，以其地主母亲云亭回内蒙为“挡箭牌”，向组织提出“要求一起回内蒙”。当时西北局组织科决定布赫“暂时留在延安，到延中补习文化，待条件可能时再走”。布赫在革命紧要关头，要出赖皮狗的“绝窍”确实“见效”，结果是“一举两得”。即：一方面，使他达到了逃避艰苦的革命斗争的目的，并争取到一次补习文化的机会，进而为自己坐享革命胜利果实准备了条件。

另一方面，使他成了待分配的干部，拿着人民的小米一直住在“蒙古文化促进会”招待所，陪伴着其地主母亲，睡在成吉思汗狗头像的身边，逍遥自在！更使布赫欢心的是，其当年的情人由于“巧遇”也在招待所闲住，于是丑事干了一大堆，不揭自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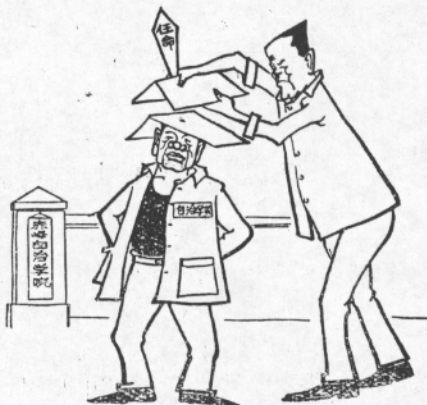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还须说明的是：布赫在“闲住”期间（一九四五年冬）借着既无组织管理，又无纪律约束的可乘之机，为了满足个人私欲，实现了为其情人“想办法解决党籍问题”的诺言，竟以欺上瞒下的伎俩，甚至连党会议讨论这个基本组织手续都不履行，亲自作介绍人，把一个根本不够党员条件的“女二流子”偷偷拉入党内。这是布赫公开反党，明目张胆结党营私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个铁证。

四、父坐高官，狗儿登科

父坐高官子登科，这个封建的伦理，对于“云家”父子来说，是一点不假。乌兰夫早年投机革命，骗取了党内外重要职务。布赫这个乌兰夫的大公子，一贯游手好闲，吃喝玩乐，未经任何锻炼和考验，却在乌兰夫这把“黑伞”保护下，一开始就被高岗的党羽郝文广牵入了党内，并且在民族学院当上了班长、学生会主席，特别“神秘”的是一，一个从来不同无产阶级政治的公子哥儿，竟当了支部书记，做起党的工作来了。

抗战胜利后，乌兰夫住进张家口，布赫这个从来没有听到过枪声的“特殊人物”得知后，就迫不及待的要求找乌。因为乌兰夫是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主席，是布赫的大靠山，找到老子好做官，就于一九四六年奔往张家口。到张后，首先找了乌兰夫，经过一番密议，乌兰夫便将布赫封为自治学院中学部副主任，到赤峰任职。布到赤峰后，正遇中学部放假，因为他是乌兰夫的儿子，所以又放到军事部任指导员，这个根本不懂军事的大少爷，名义在军事部，

实则闲住，整天拉拉唱唱，任己所为。当时国民党垂死挣扎，进攻赤峰，布赫又害怕起来，千方百计想脱离军事部另找藏身之所。恰巧，自治学院有一个业余宣传队，布赫便扔掉军事部指导员之职，把宣传队弄



到手，改为内蒙卓盟文工团，独树一帜，自称团长，在武装部队的保护下，撤到了最大平的后方。从此布赫开始为乌兰夫在内蒙文化界执掌大权。之后布赫更加飞黄腾达，被乌兰夫节节提升，直到一九六五年当上了黑“文委”主任、书记和内蒙党委的黑代常委，成了乌家王朝的文教大臣。

五、躲难到赤峰，当官又保命

布赫到赤峰，当官又保命，布赫掌握了卓盟文工团，自封为团长，并率领全团撤出赤峰，躲到了后方以后，名为演出，实则保存实力，建立自己的老班底，以利将来的发展。这一着真巧妙，既保了命，又当了官。

但是乌家“公子”当了官，又需小姐来作陪。这个“公子哥”在乌兰夫的黑旗下，披着“老干部”的外衣，干着无耻的勾当。他利用团长的特权，以卑鄙的手段，挖别人的“墙角”，满足自己的兽性。当时正是战争的岁月，无数革命战士，按照毛主席的教导，英勇杀敌，流血牺牲，而布赫却躲在后方，作威作福，享乐腐化，谈情说爱，整天沉醉于臭珠儿的妖雾之中。在乌兰夫的支持和包庇下，在内蒙文工团和卓盟文工团合并为内蒙文工团时，升为内蒙文工团的付团长，同时还建立起肮脏的小家庭。在他同妖精珠儿结婚时，乌兰夫为其亲批百匹作被褥，布新房，并亲临洞房祝贺，举办舞会，为其助兴。

这就是三反分子布赫曾经吹嘘的一段“发家谱”。



六、网罗众党羽，建立老班底

乌兰夫为了实现他反党叛国的狼子野心——当“成吉思汗第二”，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开始了结党营私、招降纳叛的罪恶活动。他在反党分子高岗的怂恿下，在他的“丞相”奎璧的协助和策划下，利用党在延安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机会大刮裙带风，大肆网罗亲信，扶植他们的黑党羽。他们先后把王铎、刘景平、潮洛濛、陈炳宇、赵文锐、李森等，收罗到陕北民族学院，成了一个庞大的反党集团，长期以来进行着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毛泽东思想、和民族分裂的罪恶活动。他就利用这个老班底，搞了众所周知、臭名昭著的“挽乌运动”，公开与中央相对抗。

乌兰夫的这一套恶毒阴谋，“皇太子”布赫看在眼里，想在心上，牢记在脑中，紧步其老子的后尘，也建立了自己的老班底。一九四六年，他从陕北到了赤峰，首先抓住了自治学院的业余宣传队，九月，他就把宣传队改为卓盟文工团，自封为团长，从此，布赫有了自己的卓盟文工团为基础的老班底。当时，虽然只有汪焰、珠儿、牧人、锡水、包德力、东来、白莹、玛拉沁夫、德伯希夫等二十来个人，但他凭着这个老班底，在他老子乌兰夫的支持下，又捞到了内蒙

文工团付团长的官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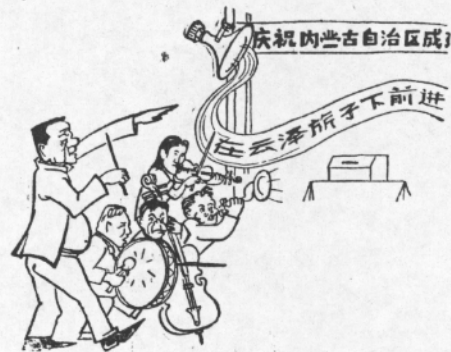
布赫建立老班底，是有其一套路线的。他对乌兰夫的十六字诀“沾住上层，伸向下层，摆开力量，教育青年”，不但十分精通，全盘贯彻执行，而且有其独创性。他为了把自己的老班底建立牢固，先从组织上“沾”住他们，把他们拉进党内。他的党员条件是：一、听我的话，二、工作方便，三、是干部的亲戚，四、入党以后再教育。他拿着这样的“标准”，自作介绍人，把未经过任何革命斗争考验的汪焰、珠儿、德伯希夫、牧人、锡水、东来、白莹、玛拉沁夫拉进党，并且让他们分管各队组，控制了内蒙文工团。布赫就凭着这个老班底，拿着乌兰夫的黑招牌，进一步扩大班底抬进了孟和、孟和博彦、文浩、宝音达赉、宝音巴图等，在一九四七年“五一”后，布赫又当上了文工团的支部书记，进一步篡夺了全团的领导权，从此奠定了布赫在内蒙文艺界的统治地位。

七、老子登“王位”，儿子更腰粗

反革命修正主义、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，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岗、彭真的扶植下，窃取了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主席的要职后，随即抓起了反革命舆论工作，在他的旨意下，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文工团。

十二月，布赫领导的卓盟文工团和内蒙文工团在林东合并后（还叫内蒙文工团），布赫就被乌兰夫扶植为付团长，进而篡夺了全团的领导权，当了支部书记。

儿子不负老子的意。从此，布赫充当了乌兰夫反党叛国的急先锋和吹鼓手。“当代王爷”乌兰夫反对毛泽东思想，同哈丰阿之流“合二而一”，并于一九四七年开了“五一”登基大会。布赫这个“乌兰夫”的“皇太子”，就在一九四七年“五一”前，大肆宣扬“五一”大选举，开支委会，作布置，作宣传，无耻地吹捧乌兰夫。在文工团为选举编排的节目中，他根本不提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，却大为独夫民贼乌兰夫“歌功颂德”，并大唱什么《云泽进行曲》、《庆祝自治政府成立》、《草原的骑士》等反党反毛主席、煽动民族分裂的反动歌曲、大喊臭不可闻的“云泽万岁”。他在文工团不挂毛主席像，却广为张贴“云泽万岁”的标语和乌兰夫的狗头像，简直把反党叛国头子乌兰夫捧上了天。这还不够，他还亲自率其死党孟和博彦到会场助其老子的威，投其老子的票。在“五一”选举前后，还组织全团到街头宣传，抬着乌兰夫一丈多高的大熊像，打着锣鼓，喊着“云泽万岁”的反动口号大捧其老子的场，大祝其老子登基做“王爷”。



老子登“王位”，“儿子”腰更粗，布赫这个“乌王爷”的“皇太子”，尊其老子的命，效其老子的法，也肆无忌惮地耍起了“合二而一”的大骗术。他为了扩展他们的私人势力，竟把反动的呼盟、那盟文工团（原为内蒙人民革命党的舆论工具），毫不改动地全盘并入了内蒙文工团。

由于布赫领导的内蒙文工团，对“乌王爷”立下了汗马功劳，“乌王爷”即对文工团关怀备至，并亲临看望，倍加鼓励。但群众为此大为不满，非常气愤，所以给文团一个恰当的绰号：“云泽的文工团”。

